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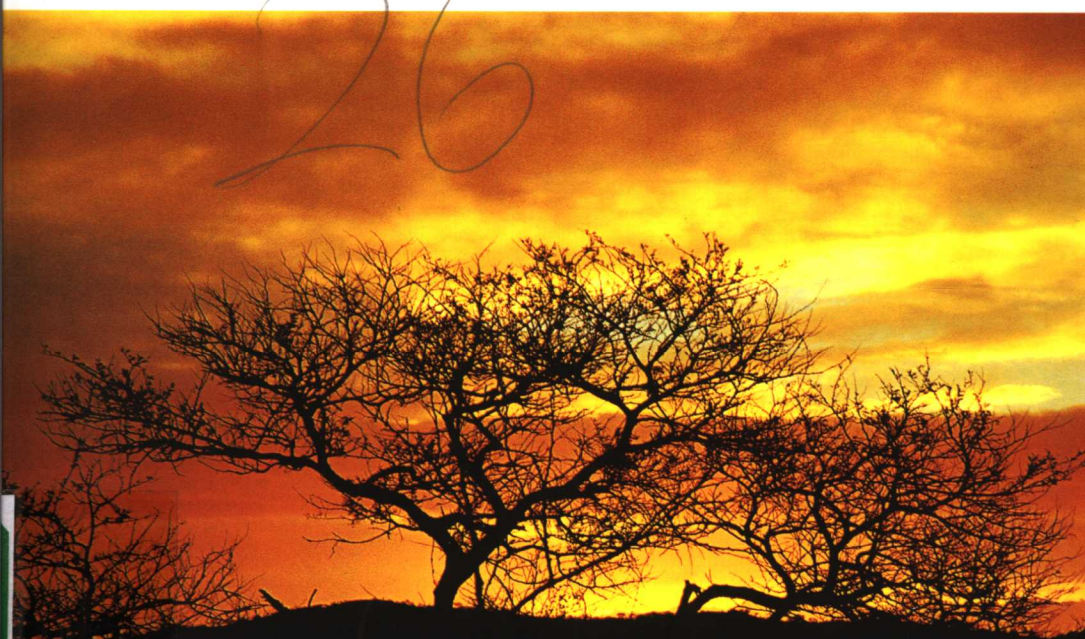


遗失象牙 的海岸

文+图/洛艺嘉

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

26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遗失象牙 的海岸

文+图/洛艺嘉

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象牙的海岸：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 / 洛艺嘉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25-252-3

I. 遗… II. 洛…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392号

遗失象牙的海岸：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

洛艺嘉 著

责任编辑：李 曼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钱 祯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北京爱丽精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60 1/32

印 张：5.7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52-3

定 价：2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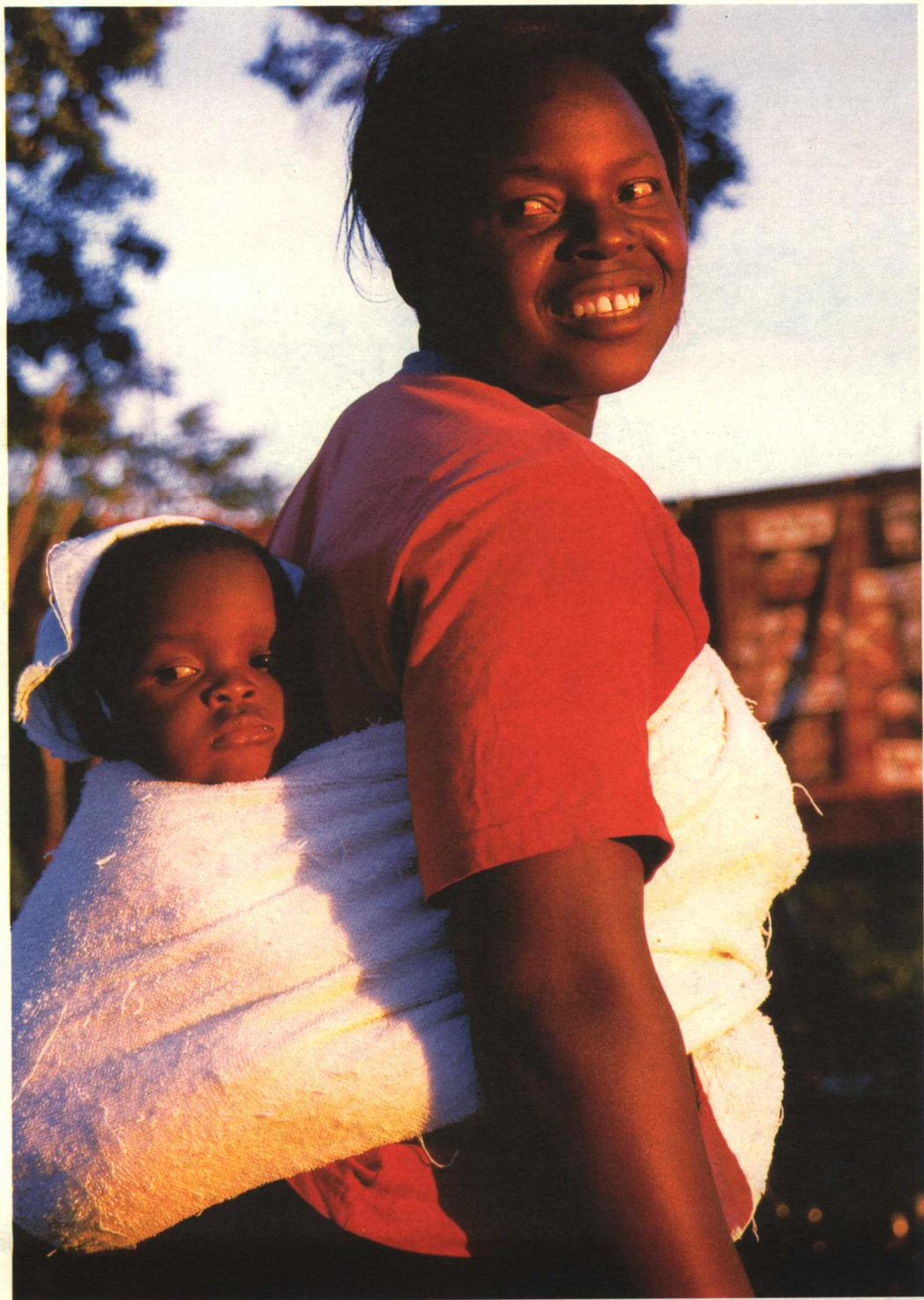


这不是旅游，这是生活。

这不是旅游影像的非洲，也不是野生动物和黑人社会的浮光掠影。这是日日夜夜的异国生活，是一些中国人漂泊在远方的生存场景。

你可以设想你身处在这个遥远的奇异国度，你必须面对无数意外和惊奇，你必须为了自己付出更多，这样你会获得丰满的记忆。生活在哪儿都是生活，非洲的，却格外刺激。

跟着洛艺嘉来。听她说。



目录

- 独一无二的行走 陈墨
- 006 幽暗的上午
- 012 罗弗宫·鱼市场
- 017 中国孩子的就学麻烦
- 022 散漫的午间时光
- 024 美女杯·粉丝汤
- 030 北京女人陈雪
- 031 深圳来的钟色狂
- 034 中资公司美女潇潇
- 039 梳霸王头
- 044 筒梅初来时
- 047 此岸老菜
- 049 国内的孩子乐乐
- 051 小于电视的东西都不见了
- 053 老外们的第四区
- 057 卡西诺
- 060 网球陪练帅哥
- 064 游艺厅
- 066 冰激凌店的月夜来客
- 069 辣女人阿慧
- 073 打摆子
- 076 亲爱的车
- 080 狱中美女
- 083 何二的罗曼史
- 087 追到贼家
- 091 正值芳华
- 098 早市
- 101 新家
- 103 西方带来的民主
- 104 凌晨惊魂
- 108 马塞林
- 111 钱木
- 114 邦地来了
- 118 特种兵急降布瓦凯
- 121 大鹏归来
- 123 我要是警察都突突你
- 129 找个没一个中国人的地方
- 132 象牙海岸
- 137 给大使上菜
- 142 瓦勒
- 145 战时医院
- 148 宵禁中的婚礼
- 153 将军酒
- 158 童子军
- 160 地上放着十万块
- 164 停战协议
- 166 爱国集会
- 172 战火中的古尔邦节
- 177 维和的坦克车

独一无二的行走

陈 昱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洛艺嘉刚刚来过邮件，说是在南非意外摔伤了脚，紧接着的邮件马上又说正准备要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我不断地被她的意外所震动，这震动不只是担心，更是佩服。我的一个朋友为此在江边放生，用传统的方式为她祈福。对于习惯在路上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经历更多，然后平安回来。

洛艺嘉的勇气，常常使我惊异。

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方式是单一的，一来远渡重洋的历史相对欧美数百年的殖民扩展要来得单薄，二来就算今天中国人遍布全世界，也多是商人们在辛劳。我们缺少纯粹的冒险，缺乏敢于长期行走、停留异域的体验者和观察者。

现在开始不同了，慢慢发现了很多勇敢的家伙在到处行走，他们是热爱旅行的人，视野开阔、对异域有渴望的人。但即便在这些人当中，洛艺嘉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在以往那些伟大的行走女性的名单上，大多是来自欧洲的名字。

一九二四年，法国女人大卫·妮尔化妆成女朝圣者或者说一名乞丐进入西藏，并写下引起轰动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她因此成为全欧洲知名的女性，法国人的女英雄，甚至当时的法国总统也成了她的崇拜者。

一九五七年，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珍·古德爾去到肯尼亚，在非洲研究黑猩猩四十年，她的工作使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人性和人道有了新的深入了解。

除了这些如同男人一般坚韧的伟大女人，还有如同凯伦·布里克森这样经历的普通女子，把自己的异域生活变成文字，一部《走出非洲》成为了无数人寄托梦想、渴求远方的经典。

终于，我们等到了中国人重新开始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年代。像洛艺嘉这样的中国女子，开始用自己随意但坚持的方式行走世界了，这是值得记住的开始，迟早在那个伟大的名单上，将会出现中国女人的名字。

常常和洛在网上聊天，但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去遥远的国度，尤其是非洲进行动辄数年的旅行和居住。因为这问题问了白问，就像问一个学者是否都已读过家里全部的书，你只能得到一个无声的回答。能够理解的，自然就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就像迁徙的天鹅和安居的松鼠。

一样无从对话。生活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能否满足自我愿望的区别。

她喜欢那么走下去，能够去经过，就是福分。她观察、记录、写作，让更多人分享纸上的旅程和遭遇，这更是功德。我在不能旅行的日常工作之间，追看洛艺嘉的博客日记，也感受着旅途漫长，世事如烟。很多人也就如同我，喜欢、羡慕并且期待着她的旅程。

洛的文字和人，都有着从容淡定的美，我赞美她的个性。其实她和她笔下的非洲，有着强烈的反差。透过文字虽说也能体验她的生活，但别人无从真正感受那种生活潜流下的不安与激荡。那种行走需要独立和坚韧、自由与宽容，还有忽视所有不顺和意外打击的勇气。我们都知道，在异国的路上，每天纷至沓来的人和事情，总是比在家里的那些事儿要超出想象很多。

朋友们说她用字简略，含蓄深沉，有力而节制。她的文字是很容易抵达内心的，因为她太不冷漠了，天生的热情和女性气质既带给她无数陌生朋友，也同时带来不少麻烦和困扰。然而洛从不在意。在另一个方面，洛又是个安静的观察者，她的文字极为平和地接近读者，一种奇妙的幽默感让她不断消解着每天可能掉下来的古怪压力和意外，更征服了她接触面对的陌生人。这些平和淡定的文字，这些极具私人角度的记录文本，却是我们如今不易遇见的体验文字。

洛的世界，包含着远比日常生活更大的部分。这些部分，只存在于我们多数人的想象当中。

在我们相对沉闷的日常作息中，遥远的世界是可以任意想象的场景。我们需要更多像洛艺嘉这样突如其来的朋友，听他们慢慢说起过往和远方。

然后更多的人，必将出门，开始各自的旅途。

幽暗的上午|006

上午10点左右，简梅三人来到川府酒楼。老板娘简梅，大厨小孙，会计兼服务员小春。

酒楼的几个黑人都比较听话，每天基本能准时上班。遇到简梅来得晚时，他们就在廊下坐着。勤快的奥布累冈会不声不响地打扫院子。中式院子的雕栏画栋经不起时间和雨水，朱颜渐淡，庭院里种着些绿色植物。红色小木门两旁，能防疟疾的柠檬草散发着柠檬香味。

简梅用钥匙打开一道大铁门，进入一个小院落。大铁门是1999年政变后加的。再走几步，再开一道铁门、和一道对开的棕色木门，就进了餐馆。屋外热烈的非洲阳光衬得餐馆里很幽暗，虽然简梅已开了几盏灯。是那种能从天棚上拉下来的灯，有时灯收得太高，就由我去开。简梅一米六四，在女人中不矮，但我有一米七。最主要的还是，我闲不住。我要是闲得住，也不会总往这里跑。

我去把窗户一扇扇打开，让微湿的淡霉味散出去。再开空调，让风吹会儿，再把窗户关上，把相当旧的白纱窗放下。糊着墙纸的四壁黯淡无光，棚顶有一角耷拉下来。从这个空隙向上望，我曾看到棚顶的老鼠快乐地跑来跑去。那天，科特迪瓦的一个部长正在这里宴请宾客。

墙上挂着灰旧的中国画、中国扇子，是简梅夫妻从重庆背来的，已经10多年了。

“要想挣钱，一定得把餐馆重新装修一下。”朋友们都说。这点简梅也清楚。但她已经在非洲住了13年，不想把自己交待给非洲：儿子小索在这里念完高中，她

就准备回中国。

这是2004年。西非。科特迪瓦阿比让。中国人的四川酒楼。

来自重庆的简梅身材不错，算得上窈窕。可即便这样，还是每天不离减肥茶。她喊“上茶”，欧浪便欢快地应着，把茶泡好，笑吟吟地送来，倒上。

前一阵儿，不知为什么，客人骤减。“是我这老板娘年老色衰，不招人了吧？”简梅对我推心置腹，“你来，你来，以后你每天都来吧。”

不见我应声，她说：“你说我给你工资，你会觉得自己是打工的。那我也总得意意思吧。我每月给小孙夫妻1000美元，给黑人厨师500美元，给黑人服务生300美元，给黑人杂工200美元。这样吧，我每月给你100美元。”

我急了：“你还想让我在这里做人吗？”

简梅也急了：“这可不是工资。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急得都生气了：“那我是卖相了？我要是卖相，那钱你出得起？”

简梅却笑了：“怎么这现代社会，你这样的年轻人儿，脑筋还那么轴？还搞出什么卖相？那不就是形象大使吗？”

“形象大使可不是这个价儿。”

“哪个价儿哪个价儿呀？不是只要有价儿，你就觉得掉价儿吗？哎！”她深深叹口气，“只能任我剥削了。”她接着又叹口气，“这样美貌的俏姑娘，我真不忍剥削呀。”

“那你就把餐馆送我。”

“这轻易不开口的人，你看她张嘴，就得小心了。一口就能吞下整个非洲。”

玩笑归玩笑，简梅的事我非常上心。没几天，就打听出了为什么门前冷落。

“我知道原因了。”我神态深沉地坐到简梅对面。

“是不是这里有更好的中餐馆了？”简梅的目光探究我，“老板娘跟你一样年轻貌美？”“是。”我故做正经。“在哪里？”“哪里？就在这儿。你出门就能看到了。”“这儿？”简梅惊异着跑出门去，东张西望，“哪儿？哪儿？”“你抬头。”

她抬头，看到大铁门的上方，贴了一巨大横幅：川府减肥酒楼。“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客人为什么骤减吗？人家一在你这里吃饭，就拉肚子。现在，人家都私下叫这里川府减肥酒楼。”我说着，把那横幅揭下来，“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写的，留当纪念吧。”

别看我的字七八歪喝醉酒似的，我却特好动笔。一会儿，欧浪兴冲冲跑过来：“我误解你们了。”“误解什么？”我一头雾水。“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字特丑啦。因为，我以前看到的中国字，都是你写的。”

简梅笑得下巴差点脱臼。她恢复了半天，说：“我真不明白，就你那一手字，也敢往外写？”我长叹一声：“你有所不知，从小到大，我身边没有一个人的字儿写得比我差。你知道，这多打击我的自信心。去年，我终于找回自信了。”“你开始练字了？”简梅一惊，“你练完还这样？那你以前得写什么样的字呀？”“没

练字。这电脑时代，谁还练那个呀？我是收了几个洋学生跟我学中文。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信，就变得特愿意顺手题字了。”

为什么客人在这里一吃饭，就拉肚子呢？我和简梅进厨房，打开冰箱冰柜。

“也没有什么太过期的。就这带鱼，有半年多了。”简梅拎起那巨大的一堆。

“半年？还不算太过期？”

“只有这带鱼是半年前的。可从拿到这里，就没做过一次。没客人点这个。”

“没客人点这个？你的菜单上就没这个。”我对这里的菜单颇熟。因为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是我设计排版的。

“要不，你把这带鱼拿回家吃了吧。虽然是别人送的，可扔了也怪可惜的。”

“人家吃一次带鱼，就拉肚子。我吃这么一大袋，那还不拉没了？”

“保证不是带鱼的事。这带鱼从拿来，就没动过。一会儿化一会儿冻容易坏，这没动的一点事没有。”

“那我也不吃。守着这么鲜的大西洋，你让我吃半年前的带鱼？”

我们闻肉，闻肉馅，闻海鲜，又闻春卷。“没馊味吧？”简梅问。

“冻得这么结实能闻出来什么？都是冰柜味儿。”

“欧浪，上茶。”出了厨房，简梅喊。欧浪快活地应着，把茶泡上，笑吟吟端来。简梅喝了两口，起身去接电话。

“茶。”坐在角落里的老菜贼。这喊声把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吸引过去。



他为什么一直还来餐馆？难道他吃了这里的東西不拉肚？难道是他在这里投了泻药？有了这个惊人发现，我就一直盯着老菜。他端起欧浪给倒的茶，一杯见底。欧浪又给他续了一杯，他又一饮而尽。那壶茶不是别的，正是简梅的“大印象”减肥茶。

我没有吱声。再观察观察。果然，正结账呢，老菜突然喊“不行了。”慌忙跑向洗手间。

餐馆此时的客人只有老菜，所以简梅没有被他人分心。看着老菜痛苦地从洗手间出来，简梅上前：“是不是拉肚子了？是不是这餐馆的东西有问题？”

“你终于肯自己说了。良心不安了吧？我这么捧场的人，你也给我下药？”老菜捂着肚子，“我早就觉出了食物里有问题。可我就是要看，你是怎么亲手把我毒死的。”

“你也犯不上到简梅这儿殉情呀？你该找小金才对。”我插嘴。

“小金？她都不给我做饭了。要是简梅也这么害我，那我真没活头了。”

“我没有毒你的理由。小金才有。人家都怀了你的孩子，你还不和人家结婚。”简梅说。

“什么？小金也要毒我？朋友这样，家人也这样，我可真走投无路啦。”

“别喊了。还像个男人吗？”我说，“没给你下毒。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给你喝了减肥茶。”我把看到的说出来。

简梅这没心肺的，竟然笑了，笑得看不见一点儿心肺。

“那么多人拉肚子，得喝下去多少包减肥茶呀？你就一点没察觉？”我问简梅。

“嘿。”她说，“我还以为黑人给偷走了呢。他们一个勺子能在外面换一根烟。我还没调查出一包减肥茶能换什么呢。”

“这减肥茶，劲儿能这么大？”老菜有些不解。

“不像女人总减肥，男人身体，不识减肥药，反应当然要剧烈一些。”我说，“要是觉得被人投了毒，那反应会比这猛多了。”

“我看你们就快做人肉包子了。”

“如果你肯提供原料的话。”我应。

“我看你这餐馆不正常，就是从这丫头到来开始的。”老菜说。

“那你可是瞎说。自从她来我这里，我这真是客满盈门。这一阵，例外。算我度假休息好了。”

“你喝吗？”简梅端起刚泡好的“大印象”问我。

我不减肥。我随便长。

更多的时候，是我给简梅倒茶。她悠然坐等，一副老板娘的样子。

我也跟小春一起叠餐巾布、洗杯子，和欧浪一起把大冰块砸小、榨果汁。本以为榨果汁最简单不过：一刀上去，橙子就两半了；再按到榨汁机上就行。结果呢？刀都没上对。橙子得横着切。有时也榨菠萝汁。

叫简梅“简娘”的小春也来自重庆。她玉臂如笋，让人看上去恨不得想咬两

口。她丈夫小孙是简梅父亲的学生。

我也给客人上菜，去小孙主管的后厨帮忙。

“简梅，又来新人啦？”“简梅，你从哪里找到这么漂亮的服务员？”客人们见了我，开心地问。

“啊，啊。”简梅笑着含糊地答。她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捧场。

“你一来，我的客人就特别多。”简梅总说。然后告诉我当天挣了多少多少钱。她没心肺，什么都说。

“那个韩国人想请你吃饭。我说你没功夫。”简梅说。

“英国大使觉得你在这里做可惜了，想请你去使馆做秘书。我说你不缺钱。”简梅说。

简梅就是不说我不是这里的服务员。和中国人都不说。他们看我的眼光也就很怪异。若是终于哪天知道我不计报酬“打工”，会怎么高看我？这样的念头也就一闪而过，我端盘子的时候，心舒神畅。

我很容易陷入气氛。在幽暗餐馆衬托的简梅悠长的守望里，我的等待望穿秋水。终于看到客人出现在门外的阳光中，我喜形于色更甚于她。我一下子奔跑过去，把门打开。1999年政变之后，门都是从里面锁上。

“你怎么知道来的是客人，而不是强盗呢？”有天我问。我对这样的锁门颇怀疑。虽然知道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凭感觉呗。”简梅说，“当然主要还是靠运气。”

一日，见门口又来客人，我“呼”地一下子站起身来，准备开门。全然忘记了自己正在赴宴。

“你干吗呀？”德国人恩斯特大吃一惊。我们这一桌，都是这国家的部长。

“你们也是。”事后我表示对简梅等人的强烈不满，“我管不住自己，你们还不能帮忙看着一点？正和这么多部长一起吃饭呢，我呼啦一下站起来，人家八成觉得我神经。”

“就你，谁认为你神经我都不吃惊。”简梅说。

“你们不知道我一看人来，就想起身去开门吗？也不上前把我按住？”

简梅大笑：“那人家就更确信你神经了。”

“你们也不必动手。嘴说不行啊？讲中文呀。”

我和法国大使共进午餐的那次，简梅终于采纳了我的建议。看着我把餐巾放在桌上，准备起身，她赶紧过来说：“记着，你现在可是和大使共进午餐。注意形象。”

大使笑着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没有，没有。老板娘想问你是不是想添点什么。”

大使说谢谢，不用了。

看着我把餐巾又放在桌上，准备起身。简梅又急忙过来：“会有人去开门，你放心吃你的饭好了。”

大使这次笑着问我：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

看着我把餐巾放在桌上，再次准备起身，简梅有些慌了，警告我：“你再呼



啦起身，我们可动手了。”

“你再拦我，我可跟你急。”我说，“我是去洗手间。怎么去趟洗手间还这么难？我晕！你就不能实际情况实际处理吗？”

“我昏！”简梅说，“照顾你这一顿饭，真比我在卡西诺输钱还痛苦。”

“你去那里是玩的，不是打工。”陈建等哥几个告诉我。我说知道知道。可一到餐馆，就把他们的话全扔大西洋了。

“奥布累冈，今天有人吃火锅。”简梅说。奥布累冈就把大餐桌的桌面撤下，立在地上，滚到屋外去，再换上中间四个洞的火锅桌。我也在一边帮着忙。“洛阿姨是我见过的最勤快的女人。”小索，简梅的儿子，经常这么夸我。这个17岁的男孩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有女孩子一样秀气的面孔笑容。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男孩总是这样的。

黑人一见我干活就笑。他们说我是最漂亮的中国女人。这话是欧浪告诉我的。英俊的欧浪22岁。他的好身材上套件破了几个洞的T恤。客人来前，他会换上整齐干净的白衬衫，还有黑领结。他

能说会道，有明媚的笑脸，是招呼客人的服务生。

我不是每天都来餐馆。我一来他就说我漂亮。我便夸他英俊。我跟简梅少说他好话。“他，鬼着呢。”简梅道。

欧浪之外的黑人，对我也都好。只有“幽灵”不和我说话。“幽灵”和谁也不说话。他瘦得影子一般。每天悄然无声地进餐馆，悄然无声地经大堂，悄然无声地去厨房。真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你突然看到他站在身边时往往会吓一跳。很多客人对“幽灵”颇有意见，说他旁若无人没礼貌。但他厨艺好，已在餐馆干了7年，是小索父亲何韦当年亲自带出来的。客人多时，他一头一头地出汗。他用胳膊抹了，一声不吭。客人多时，简梅往往也会给他5千西非法郎或1万西非法郎。他接过钱，还是没一点表情。

人来人往的餐馆是消息集散地。在非洲呆了十几年的简梅，故事真是一箩筐。她又好说，别人的自己的，统统道来。一点不夸张，简梅讲的故事，真是没有重样的。

罗弗宫·鱼市场

012

我喜欢坐在静幽的餐馆听简梅讲故事，也更喜欢和简梅出去。小春怕被非洲的毒太阳晒坏，几乎不出去。

我和简梅去罗弗宫买肉，去鱼市场买海鲜。罗弗宫那儿有个洗衣中心。草地上，山坡上，铺天盖地都是衣服。黑人洗了衣服不晾在绳上，而是直接摊在地上。黑人继承了前殖民者法国人享受服务的意识，很多人都不自己洗衣服，拿到外面洗。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罗弗宫卖肉的都是女人，握着半米长的大刀。简梅是老客户和大客户，她到时，很多女人都招呼她。她这里买一些，那里买一些。卖肉的女人用牛皮纸包好我们买的肉。有时也给一小块肥的或骨头做“礼物”。苍蝇嗡嗡地飞着。脏兮兮的孩子，穿着背心，或光着小身子，在油腻的桌案附近蹒跚而行。一长排桌案的最左边，是卖熟食的。被加工成黄色的肉，放在一个个塑料盆里。很多人，就买小小的一两块。一则他们胃口多数时候很小，二则确实没钱。知道我们不敢吃，卖熟食的女人便从不招呼我们。随我们去的奥布累冈把肉放到塑料桶里，再搬到车上。

鱼市场在港口，又大又脏，是高贵的太太小姐不敢去的。我去鱼市场时也往往换上朴素衣服。但还是很扎眼。因为外国姑娘在那样的地方出现实属少见。我和老姜也去过那里。她是一家中资机构驻非洲首代的太太。我和老姜刚进鱼市场，很多人便停下手里的活儿望着我们。他们脚边的磅秤旁，放着一堆堆打

好包装的带鱼。那是出口的。也有抱着小纸盒箱子就过来的，热情地喊中文：“带鱼，带鱼。”他们知道中国人吃带鱼。他们不吃无鳞鱼。我们再往里走，总有黑小伙拉住老姜说：“太太，太太。”老姜“啪”地一声把黑人的手打掉，“拉我干什么？拿下去你的黑手。”黑小伙听了，还是嬉皮笑脸。

我和简梅一进渔港，立刻会有20多人围拢过来。他们不喊“带鱼”了，他们知道餐馆不买带鱼。他们哇啦哇啦说着，引领我们进里面去。

里面水涝涝的；走一步，粘一腿泥。密挨挨、水瓢瓢的一排排木头板子上，立着一个个巨大无比的冰柜。招呼我们过去的黑小伙把冰柜打开，让我们瞧里面的货。

旁边有人拎着螃蟹等着和我们说话。蓝色的螃蟹，有脸盆那么大。又有人拎石斑鱼过来，扒开鱼腮让我们看。

有一天，简梅和人讨价之际，一个黑人悄悄把我拉到一边：“据说你们中国人特聪明，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人不买他的海鲜，而是买我的？”他的嘴往不远处的一个摊位一努。

“你趁他不备，趁所有人不备，跳到他冰柜里装死。客人看到他冰柜里有尸体，再不会买他的海鲜了。”

这样的“主意”，这样的损招，我觉得谁也不会当真。可谁知，我又去渔港时，那黑人过来和我说：“小姐，你那招数，从前有人试过吗？管用吗？”

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恶招。



“那摊主一开冰柜，没被吓死？”我忍住笑说。

“你是不是也告诉那个摊主了？”他说，“他愣是三个小时没开冰柜。我差点真冻成尸体了。”

有人扛着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大红鱼从不远处走过。一个黑中国人一闪而过。中国人的面孔，黑人的肤色，奇丑无比。这也是有些中国人虽和黑人生活在一起，却不要孩子的原因吧。

很多海鲜就直接摊在木板上的冰上。各式各样的虾、鱿鱼、小姐鱼、鲽鱼、鲨鱼……这边还未看完，就让那边的人拽走了。“龙虾，2000郎（合人民币24元）一公斤卖给你。”当然这不是最新鲜的。刚出海的大龙虾一公斤要8000郎。我们买了龙虾，回去生吃、火锅，或直接用来煮粥。我最喜欢吃龙虾粥了。

货比三家，简梅又跟另外的黑小伙去看货。

